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二十五回 兌母珠世交蒙惠贈 搗兒茶義僕效勤勞

話說蔡良家的聽見林黛玉應承了到賴升家去，恐怕查用首飾，顯出襲人借當的事情，心裡十分著急。幸虧日子還遠，只好快快地催她贖了出來，遂即偷個空閒又往襲人家催去了。這裡平兒在黛玉房裡悄悄細講，原來就說的賈環。平兒悄悄地道：「大姑娘，今日來告訴你，不為別的，你的耳目原也長，你前日請璉二爺過來查查環兄弟，璉二爺隨即出去查查，果真的鬧得不像樣了。這幾天咱們府裡恍恍地也有些人知道，單則瞞了上頭。璉二爺倒臊得很，說一個兄弟管不來，倒等大姑娘察訪出來，而今饑荒也多得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呢同著姊妹們在裡頭，也不知道什麼，只是兩個月來瞧他失神落智的，我就叫人悄悄地查，他的牲口車子長久不在家，也叫三妹妹留著心，也說印亂得很。他又不當什麼差使，上頭又沒有事情使喚著他，他忙得那麼著，不鬧饑荒鬧什麼。你且告訴我，他近日到底乾些什麼事情。」

平兒道：「告訴你，你不要氣壞了。原是芸兒這個沒料兒的，從前璉二奶奶在日貪他些小物事，鬧進府來，往後也鬧出無數花色兒，叫咱們璉二爺咬牙切齒不許他跨進這條門檻。他就沒法子弄了，就勾出這位爺去，往前門外聽轎兒。」

黛玉點著頭笑道：「是了，他開手這空心大老官怎麼上場呢？」

平兒道：「說來也氣死人，他跟了芸兒這個沒料兒的，先到本部書辦人家去，不知編什麼謊，誑了幾百銀子。」

黛玉驚駭道：「這小子該死了，咱們老爺連分內的飯食銀也不要，也分給司官老爺們，這小子反到書辦那裡謊騙去，該死該死。」

平兒道：「他兩個得了這個手，就鬧得大了，在什麼檔兒下處租了房子，也弄些鋪設，遇空就去聽小曲玩兒，乾兒子認了無數。」

黛玉就啐了一啐。平兒道：「還鬧呢，他兩個還到下瓦子三里河去嫖娼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個我倒不信，我也留心查他，晚上倒在家裡。」

平兒道：「聽說不過吃袋煙，也就回來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麼著花錢做什麼？」

平兒道：「我也疑心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嫂子不要糊塗了，這一定就是他們什麼混帳的暗號了。這個給上頭知道了還了得。好嫂子，你沒告訴三姑娘，怕她氣傷了，這難道不是趙姨娘留下的好種兒。」

平兒道：「是了。單則是璉二爺也沒法，要來見你，也臊著。叫我告訴你，說印還怕的你，請你拿個主兒。」

黛玉歎了一口氣，沉吟一會，冷笑道：「他怕我什麼，怕我有銀子便了。我便銀子堆滿府門裡，也不能填他的混帳空兒。這小子再鬧著，什麼事情也鬧出來。老爺、太太把府門裡的事情行給我，我怎麼不管！你也不用告訴璉二爺，也不用告訴這混帳小子，只叫他瞧著吧。」

平兒也猜摸不出黛玉有什麼手段，只得尋閒話兒解解黛玉的煩，說了些時，走回去告訴賈璉。賈璉也猜摸不出。黛玉便叫林良玉悄悄告訴各處兵馬司，立刻嚴查，將檔兒娼妓立刻攆逐。又吩咐將環兒的車帷子御掉了，牲口都配著別的差使，叫蔡良吩咐三爺的跟班兒，往後再跟著胡鬧，立刻稟辦。再將賈環月錢、賈芸年例扣出交還書辦。半日間辦乾淨了，把賈環嚇得要死，躲了好些時兒。黛玉就去告訴李紈、寶釵。李紈、寶釵也嚇了一跳。寶釵道：「咱們影兒也不知道，他竟在外面鬧出這些事情來。」

李紈道：「虧得林妹妹治得好，就這麼歇手。」

黛玉道：「他肯這麼歇手，也算不得環兒，拘得身拘不得心，他已經一心地奔著下流，肯就這樣歇手，大家瞧著吧。」

正說間，探春走了進來，瞧他三個人，皆有不悅之色，再三盤問，通不言語。探春定要問他們到底為的什麼事情，李宮裁忍不住，全個兒講了出來。把探春氣得要死，只管揉眼睛。探春恨極了，就要上頭去回明，慌得黛玉連忙拉住了。探春道：「這還了得，這點小子就鬧出這些緣故來，敗壞老爺的聲名。這府裡存得住這樣不肖種子？通是他媽慣的好，在地底下也叫人提著頭髮根兒，我好不氣傷了心。多謝林姐姐趕緊地拘管他。林姐姐，你拘得他的身，拘不得他的心呢。不是老爺打他一個死，也不肯收心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呢原也說過，但則老爺的性子利害，又惱他，若是老爺知道了，怕不重處？但則打起來沒有命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原是啊，從前打寶玉的時候，寶玉也就差不多兒，還虧有老太太救他。今日環兒兄弟，打起來誰敢去救。三妹妹，也不怪你氣傷了，你林姐姐不上去回，也怕的回穿了沒有收煞。」

李紈接口說道：「你而今且按著，悄悄地恐嚇他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也將打寶玉的光景提醒他，叫他提在心裡。」

探春道：「他比上寶哥哥什麼，好一個沒料兒的小子！好一個辱爹媽的小子！」

黛玉也歎氣。探春道：「林姐姐，你的心兒我也知道了。從來說爹管外媽管內，咱們寶哥哥小時候饒他有老太太護著，太太也沒有慣壞他，一聽了些零碎言語，趕進園來攆這個攆那個，倒教些正經人兒受了好些委屈。太太心裡也不過為的寶哥哥，要他成人上進，那麼著管教那麼著察看。而今這個環兒還講他做什麼。」

黛玉只管點頭。恰好王嬾嬾抱了蘭哥兒過去，李紈就笑道：「寶妹妹，你們這小哥哥也頑呢，你瞧他拿著一柄小鼓兒，那麼舞，一隻小手還去搶嬾嬾的簪兒。你聽聽三姑娘的話兒，是不是這個小哥哥大起來，你也要狠狠地打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倒沒有瞧見你狠狠地打蘭哥兒。」

探春道：「他那蘭哥兒還用得打麼，記得他小時候放了學回來，到了上頭請過安，吃了物事，叫他玩玩去，他只在院子裡背著手踱來踱去，背些唐詩，真個大人一樣的。惹得老爺在裡面瞧見了，只管笑著點頭，就去抱了進來，誇他，他跟著大嫂子回去，燈底下也愛寫張仿紙兒，我時常也過去看見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真個的，就是寶玉中舉那年，寶玉那有性情做文章，倒是他拿了爺爺的家信來念與他聽，彼此講得高興，方才做起文章來。爺兒兩個大家用功中這個舉。」

探春道：「這也是大嫂子的根氣好。」

黛玉道：「而今呢說也無及了，我心裡卻另有個想頭。為什麼呢，珠大哥已經去世，上頭只有寶玉、環兒這兩個兒子。寶玉傻得什麼似的，也無不過在我們隊裡鬧鬧便了，也鬧不出別的事情。這環兒兄弟原並不是奸滑刁鑽，皆因芸兒這個沒料兒的勾引，鬧出這些緣故。咱們而今是回不得的，也只好戒忌著他罷了，不要再鬧出別的事情來。」

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勸著探春。黛玉也就回來了。黛玉卻因探春口中無心的提起襲人進讒，王夫人誤聽攆人一節，忽然觸起舊卷來。這林黛玉是第一個有心的人，舊恨上心，如何撻下。又遇襲人告假養病，想他好好換班出去，為什麼病得這樣快。又過了幾天襲人還不消假，就想出他許多不是來，也不說穿，只告訴蔡良家的道：「你不比襲人，沒有什麼護身符兒，不許無病告假。」嚇得蔡良家的連忙寄信襲人，襲人益發急得要死。一日早晨，黛玉正在上頭下來，走到議事處看帳目，忽然上頭請去。原來賈政與馮紫英素日相好。馮紫英從前馱了好些玉器古董來賣，正值榮國府艱難的時候，彼此交易未成。而今見榮國府重新興旺，又領了些古董客人到府裡走動。賈政又卻不得他的情。為什麼呢？從前老國公在邊疆立功的時節，失落了幾件心愛的寶貝，一件是犀紋古定

劍，劍把上鑲有桂圓大的東珠，一件是紅漢玉扳指，都鑄有老國公的名號，真是先入手澤所胎。馮紫英也不知從哪裡覓來送與賈政。賈政不好不收，還他銀子也不知還他多少，他斷不肯收，只得徇了交情，買他些古董玩器。他的第一件就是從前那一顆大母珠，瑪瑙盤盛著，周圍聚了一千顆小滾盤珠，實價三萬銀，原本可愛。其餘賈政揀中的便是嗽山烏吐屑八兩，風磨銅大小活字刻兩副，趙飛燕菱花鏡一面，天寶二年仿軒轅鏡十二面，萬年漢玉觚一隻。寶玉揀中的便是《萬歲通天帖》墨跡一部，李正臣壺中九華一座，幾件西洋巧法鐘錶及零碎小玩意兒。馮紫英還再三請賈政父子多揀幾件，賈政再三不肯了。算起來九折實兒已經要四萬二千七百餘銀，故此請黛玉商議。黛玉退了金屑八兩，就平去了七千二百。黛玉說：「其餘物事通好。這母珠兒他們不知道養法，只要養得好，原會領了這些小珠，各自各長出些小珠兒。那活字版也好，也清楚得當，字畫兒也考校，看來是通於《說文》的弄的，也好刻出好些秘本的書來。這兩件原也長得利，其餘物事留著玩玩便了。倘如一總是個呆貨，認真咱們家白丟了銀做個演子。」

賈政夫婦也喜歡。王夫人笑道：「老爺，你瞧著大姑娘到處有個算兒。」賈政也笑著，寶玉也嘻嘻地笑。黛玉道：「你既愛那兩樣，你就抱了去吧。」寶玉得不得一聲，就把法帖、巧山笑嘻嘻地抱往瀟湘館去了。惹得王夫人說道：「慢著些兒走，不要栽倒了。」

賈政也道：「這個淘氣的，誰還搶他的，也不叫丫頭小子，掉了怎麼好。」王夫人、黛玉一面叫人請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平兒、史湘雲、薛寶釵等來瞧物事，一面叫人預備著收拾安頓，吩咐帳房上了冊子，編入號數。黛玉便道：「而今該應兒給他三萬五千五百兩漕平足紋。從來頭沒生尾巴先長，咱們這蔡良肯饒他這三百五十五兩，我也扣了，自己賞自己的人，也等這姓馮的下處乾淨。但是這麼算起來，他也不能沾什麼大光。從前受他兩件物事如何消釋，咱們而今另外送他二千，消釋那兩件，也省得他再來拉扯，打什麼抽豐。」把賈政、王夫人笑得了不得。賈政便說：「這麼著更好。」

黛玉就傳紫鵲、晴雯上來，吩咐她兩個，一個開發，一個伺候收拾。李紈等一羣人也都上來。賈政便出去陪馮紫英吃飯了。那一大盤珍珠兒放在王夫人臥房外間炕桌上，晶瑩耀眼，閃爍有光。薛寶琴先上去把一顆大母珠擎在掌中，再把瑪瑙盤輕輕側轉，聚在一邊，再慢慢的，將這一顆母珠輕輕地替另放在一邊。也可怪得很，那一千顆小珠都就圓圓地滾過來，圍著這一顆母珠，顫顫搖搖，抬到盤心裡結成一顆大珠球，把這顆母珠兒擎在上面。活像果子的蒂兒，那光彩就十分射眼。王夫人說道：「這顆母珠會領了這些小珠子生出小珠，等生下來的時候，咱們再瞧。只要逐月間盤數，只除了一千零一粒，便是生出來的了。」

史湘雲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不要誇了，你會生出芝哥兒來，你瞧這個母珠，也就不讓著你。」急得寶釵趕上去，把史湘雲擰了一擰，惹得眾人大笑。黛玉笑道：「咱們家芝哥兒，一萬顆珠子比不上。這母珠兒怎麼趕得上寶姐姐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林丫頭，你是會說話了。咱們大家瞧著你，你將來不做母珠便了。」

薛寶琴也笑著道：「林姐姐將來不養小珠，不過養一塊小玉呢。」惹得黛玉眼圈兒紅起來，望著三個人啐了一啐。眾人無不大笑。平兒又去照那些古鏡。那一面漢鏡，通是青綠鏽滿，只露出幾點子明光。那唐鏡還亮，照著她覺得面上射一陣清氣，心裡頭也覺得寒澄澄似的。都說道好鏡，瞧他那單子上七折還九兒，也還賞得這樣。正說著，只見晴雯上來回話，驗了對牌。黛玉便叫將三萬五千二百四十五兩又二千兩送交老爺，又將三百五十五兩劈分兩半，將一百七十七兩五錢賞蔡良，餘下按股賞眾人訖。王夫人也叫紫鵲將物事歸號訖。李紈等就跟了太太用飯。外面賈政陪馮紫英吃飯畢，就將銀子交代。這馮紫英十分歡喜，千辭萬謝而去。也請林良玉、姜景星買了好些。眾人在王夫人房裡吃了飯，黛玉重到議事處查點完畢，帶了香雪回到瀟湘館來。當時無巧不成話，襲人因蔡良家的寄了信去，說林姑娘怪著裝病，嚇慌了，頭也不及梳，略略地綽了幾梳，趕進大觀園去。心慌意亂，走到蜂腰橋又栽了一跤，栽得頭髮散亂，虧得葉媽扶起，略挽一挽，便奔瀟湘館來。一進門，寶玉瞧見，就拉她到黛玉房裡瞧這壺中九華，講些出處給她聽。襲人那有心腸聽他這些語言，一心只要去求告蔡良家的又怕黛玉過來撞著了，惹起疑心，口內不言，臉上就紅紅的。寶玉瞧她的光景，又疑她在家裡與蔣玉函有什麼了才上來，就不看巧山，反拉住她的手，笑嘻嘻的只管胡說八道。巧巧那蔡良家的又為著襲人進來了，要追她的東西，拉她說話，見她被寶玉黏住了，只在房門外站定，等她出來。誰知林黛玉悄然無聲輕輕走進，蔡良家的先嚇了一嚇。黛玉只聽見襲人在房裡說道：「小祖宗，罷了，不要再鬧了，饒了我吧。」

黛玉趕一步走進去，只見寶玉還扭住襲人，襲人頭髮散亂。兩個都吃了一驚，寶玉害著臊，便一直地走了出去。襲人只得迎上前，叫一聲：「大姑娘。」黛玉一聲兒不言語，就肝膽裡一路火冒將上來。走到炕床邊坐下，想起：「這些情狀，還遮掩到哪裡去，臊也忘了，廉恥也丟完了，好個蔡良家的還在門兒外替她巡風！」這黛玉也十分不留人臉，倒是將襲人教訓一頓，或者叫蔡良家的隔壁罵一場，也罷了，再不然索性替寶玉鬧一鬧，也罷了。誰知黛玉性情夸怪，也不叫襲人，而且不叫蔡良家的，倒反喝叫：「香雪、碧荷、素芳，立刻將我床上帳帷被褥全個兒擱到院子裡去，換上乾淨的。」

這三個敢不依，大家抱出抱進，抵著嘴望著襲人只管笑，把襲人冤屈得要死，臊也臊死了，也站不住，自得走到自己床上暗泣去了。又聽得黛玉在房裡說道：「快叫寶玉抬八轎到榮禧堂上，自己做小子，送他的結髮人兒出去。」這蔡良家的連忙到房門邊做手勢，嚇得襲人站也不敢站，挽挽頭髮，噙著淚，望家裡去了。這裡黛玉按定了，就細細地思量起來：「這個不害臊的，從前陰謀詭計，百般地把我同晴雯害得好，現今三姑娘還提起來，誰不知道！就是寶玉告訴我，頭一個就是他引誘壞的，倒在太太面前說我同晴雯引誘他！提起往日，真個也氣傷了心。老太太派你服侍寶玉，派你教他這一件事的嗎？十幾歲的孩子，你就放他不過。你便真個是妖精，真是狐狸，你倒說晴雯。你現世現報，前前後後見不得人。重新到我手裡，我倒反寬待到你十二分，你也該存一點子顧忌。你是什麼東西，再碰著寶玉，還饒得過他！就這個上，我也盡看得過。我原也很厭寶玉，誰又吃醋染酸！你明明有間房，有張床，終年在那裡面。憑你愛怎麼樣總使得，就青白日在我這裡鬧起來，你當我什麼人兒！寶玉這沒料兒的算什麼，你不勾他，他怎麼鬧你，好還假撇清一個『不要再鬧了』，量你心裡一心地要再鬧。我若遂你的意，明日這會子回來才好，你可肯顧顧寶玉？不害臊的，我也瞧見你的心肝，你只拿住了我不肯擔這個名兒，憑你怎樣，我只好忍著是了，我盡著忍就是了。我瞧準了你，你還有什麼臉兒跨進這裡。你想再鬧，你就快快地勾了寶玉，到你家裡去，夫妻兩個愛怎麼樣便怎麼樣，便丟了寶玉，我不能管你，也還有大似我的人兒要問問呢。」

這黛玉真個氣傷了心。那蔡良家的躲了一會子，倒替襲人抱屈，慢慢地走上來，要替她剖辯剖辯。誰知口也沒開，先被黛玉喝一句：「好一個巡風的！」

蔡良家的嚇得慌忙退了下來，就往怡紅院告訴紫鵲、晴雯，一面替襲人剖辯。這兩個連忙過來，只見林黛玉眼睛紅紅的悶坐在那裡。兩個上去問，黛玉就從頭到尾細細地告訴她兩個人。紫鵲只說道：「丟人，丟人，臊死了。」

那晴雯的嘴頭子還了得，就狐狸妖精千般百樣地罵將出來，還要到各處去告訴。倒是黛玉拉住了，說道：「她正要出我這個名兒，你這直性人兒，還去上她這個當。」

晴雯只得站住，還不住口地尖利話兒。這瀟湘館裡也就說了好幾天。寶玉不敢來，也不敢往怡紅院，只在寶釵那裡躲著。細細地在寶釵面前替襲人剖辯。寶釵只冷笑，非但不信他，倒反笑道：「你要鬧襲人什麼地方不可，偏要揀中了這個地方」。只把寶玉氣得亂跳。漸漸地丫頭們都得知了，傳到王夫人耳朵裡。王夫人想道：「我一路下來，只說林姑娘大方，原來到這個上倒底不能放鬆，倒底年輕人兒。但則自己也要愛著些聲名，不犯著鬧得人家傳遍了。襲人算什麼，你自己可不損些名兒，地根兒寶玉這小子也糊塗死了，大白晝什麼地方，把臊丟完了。」

王夫人從此以後便察看黛玉的神色，心裡頭就有些不然起來。本來李宮裁說起，從前老太太慶賞中秋，曾在凸碧堂家宴賞月，在桂花林裡叫芳官們吹笛，惹了一翻淒涼。而今咱們府裡重新興旺，賽過從前，偏要到這凸碧堂繁華熱鬧一番。又這幾天月亮也很好，秋色也富麗。大家高興，定要宴賞中秋，也還有七夕贏下的東道在那裡，王夫人也早早依從。誰知黛玉這幾天無精打采的。自王夫人以下，大家打量著黛玉是個拿主的，她不高興，一家也便敗興。偏這幾夜雲彩兒一絲也無，那秋月明起來，照得如同白晝。

到得中秋佳節，一樣也團圓瞧戲，一家子都不十分盡歡。可憐這襲人回到家中，氣也氣死，臊也臊死。虧了蔡良家的隱起黛玉錯怪之情，只將環兒借當一節叫蔡良告訴蔣玉函，叫蔣玉函夫妻分上不要疑到別的內裡，緣故實在清楚，快快將當物贖出，安慰了她。這蔡良便拉蔣玉函過來，細細地替襲人剖辯：「三爺這個人誰瞧得上，你嫂子是什麼根基，蔣兄弟，你不要糊塗了。咱們女的從小兒說不來半個字假，所以上頭信她。她同你嫂子又沒有什麼拉扯，為什麼橫身護呢辯呢。蔣兄弟，你往後自然明白，你且好好地勸你嫂子，這三二百銀子，當真的三爺白使了你姓蔣的？你且清楚著要緊。」

蔣玉函聽了，回家來也似信不信的：「就算他同三爺沒拉扯，這樣手鬆也禁不起，且等他挫磨著些。」一面也來偎貼她，哄她，說：「現在打算銀子，一有了銀子就替你取出來，你放心。」襲人又恐怕蔣玉函勢利，說合黛玉攆她的光景，上頭一些臉兒也沒有，益發被她看輕，為此也不便將黛玉的醋意兒說合，也只含糊答應了。這黛玉卻是生性愛名，雖則因探春說起舊恨，觸到襲人，又巧遇了襲人可疑的情景，不知不覺地發揮一番，卻又攔住晴雯不許傳到外面去，只說道外邊通不知道。誰知道王夫人以下俱各曉得，就是丫頭們聚起來也都當了一件真事，要便拿他做個笑話兒。有的說林姑娘的床帳兒本來好，有的說她原先也同寶二爺一鋪的，有的說，蔣奶奶自己洗淨了交還也好，有的說嫌痕跡討厭換幾幅兒，有的說你也好上去玩玩，有的說做了戲毯兒罷了，真個也說得好笑。只蔡良家的同襲人的丫頭臻兒背地裡罵這班人嚼舌。一日黛玉閒坐，只見王元家的笑嘻嘻走進來，叫了一聲姑娘跪下去就磕頭。慌得黛玉扶也扶不及，拉她起來叫賞她坐。這老人家很知規矩，如何敢坐。黛玉再三再四地說，自己也站著，這老人家方才討一個墊子，謝了坐，坐下了。黛玉問她好，她也請了安，說道：「咱們當奴才的，生生世世叨了主子恩典。而今還承你老人家賞一個孫子媳婦，這個也感激不盡，又蒙老爺、姑娘賞了許多東西，真個的承受不起，咱們當奴才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只為的賴老太太說起來，知道姑娘應許了，佛腳兒肯踏到地上。所以咱們老大也妄想起來，說咱們自己的姑爺、姑娘也就想賞個臉兒，至於這裡的太太、各位奶奶，心裡頭也想求一求，不知姑娘許不許。咱們男的只說憑著咱們的心兒稟一稟，要求你老人家賞賞臉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家裡大奶奶、姜奶奶去不去？」

王元家的笑道：「說也候大姑娘的信兒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多謝你老人家，我有什麼不願意，你只要請准了太太，咱們一定來。」

王元家的笑道：「不瞞姑娘，太太跟前本底兒不敢回，卻也托了薛姨太太的恩典，姨太太早曾探過口氣，太太好不喜歡，說：『前老太太也曾到過賴親家園裡去逛過一天，難道今番親家那邊的就生分了不去。』也就賞臉，咱們奴才哪裡有這面子，也只仗了咱們姑娘的臉兒，請幾位佛爺家去供一天，盡點子孝心罷了。」

黛玉本來敬他老夫妻兩個，又見他會說話，也很喜歡，就便道：「我不信咱們太太也應下了，咱們而今就同上去請一個示下。」

王元家的笑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剛才原從上頭下來的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怪道你不從絳霞軒過來。」

正說著，紫鵝也笑吟吟走進來，道：「老太，你也實在請得志誠，連太太也應下了。咱們只跟著大姑娘過去道喜吧。」慌得王元家的連忙起來謝著，再說些喜事的話，就回去了。這蔡良家的又聽見黛玉早晚間要出門，恐怕插戴彩雲借去的，急得又打發幾遍人到蔣家去催。襲人轉求蔣玉函，蔣玉函只用話兒支吾著。再叫人去問問彩雲，彩雲更推得乾淨，真個令人急死了。到了這一日，蔡良家的預備著鬧穿，討一個大沒臉。誰知竟沒有取用一件，依舊過了一關。當日，薛姨媽、王夫人、香菱、李紈、寶釵、黛玉、李紋、李綺、寶琴、邢岫煙、探春、喜鸞、喜鳳、平兒、紫鵝等帶了一眾丫頭老婆子俱上了車到王家去，府裡只剩下晴雯、鶯兒兩個人。

到了王家不走大門，一徑放車到園裡去。這個園十分開闊，原是人家的廢園，萬有容替他點綴，倒也清幽。這王元的家計雖則十倍了賴升，但則素性儉樸，不肯過分奢華，傢伙也不富麗。原是到京來新買的宅子，為的這個園裡樹木空地甚多，故此買了。只小小的蓋了些小房小廊，傢伙什物竹子的居多，曲折望去，不過編了無數籬笆。王元閒時節只喜種竹養魚，種菜摘果，各到處均放些做莊家的傢伙，倒也耳目一新。因為太太們來逛園，倒也搭起兩座戲台，燈彩十分燦爛，一座敬太太們，一座敬良玉、寶玉。就請姜景星同一班門客老爺門作陪，也一齊到了。大家看著個園，都說野趣可愛。王元一家子十分恭敬，先叫孫子媳婦出來見過，大家誇獎一回。裡外都定席開戲。

良玉等厭煩瞧戲，就叫王元傳兩班戲一齊上去，答應自己同杭二泉等隨意唱個清曲兒玩玩。酒也喝得多了，瞧看這些古樹叢竹，映著些曲水迴廊，各到處秋蟲鳴得好聽，黃蝶兒也多，那些豆花兒也香得有趣。就攜了攢盒各處散步。裡面太太們只管瞧戲瞧野景，到日斜時候便都上車回去了。那些爺們如何肯回，又是寶玉為了襲人的事悶了好些時兒，今日忽然開懷，便猜拳行令痛喝一番。大家再順著路走，只見山子轉過去，許多老樹眠在水面上，樹影波光恍如綠雲一片，一座古藤架底，小小的一座橋。走過橋去一望，大家吃了一驚，非水非田，一大片綠葉鋪滿，差不多有十幾畝圍園，原來是一片菱蕩，一隻小船兒停在橋邊。寶玉大喜，就要下船去彩菱。姜景星也醉了，也要下去。寶玉怕他奪了，連忙跳上去用槳向岸上一點，那一隻小船就如飛的順流去了。這裡景星眾人只拍手笑著，哪曉得這個小船兒到了中流，水性活潑，就晃蕩起來。寶玉坐了下去也還不妨，還只站著，又因醉後腳軟，一轉側，便連船翻下水裡。這裡眾人嚇慌了，沒一個能下得水，還是姜景星有主意，急忙裡瞧見池子不深，就喊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只站定了，站定了。」

寶玉酒也驚醒，想站定，誰知池底浮泥甚深，站定了便只管陷下去。外面王元一家子聽得叫喚，飛即有幾個種地的趕過來，一齊下去，將寶玉馱了起來。渾身泥水淋漓，也拖帶了好些水草螺蟲。到了外面，王元也嚇慌了，連忙與蔣玉函、焙茗、李瑤等替寶玉洗抹乾淨，要替他穿上衣服。寶玉只叫

疼得很，穿不得。」

眾人走近一看，原來兩腿上都腫將起來，也疼得踏不下地。林良玉便道：「我記得在南邊時候，一個人一樣地落水，發腫起泡，只用兒茶一樣搗碎了敷上，不久就好。」

王元便立刻出去，研碎了許多兒茶來，當真的敷上，果然疼也止住了些。鬧到上了燈，打算回家去。眾人商議，這便如何上車，馱了去又不好，也受磨擦，左右近在這裡，只好悄悄地用老爺轎子抬回去。焙茗就悄悄地趕回去，抬了賈政坐的轎子過來。這裡鬧得手腳忙亂。誰知寶玉心裡倒反快活起來，只想道：「林妹妹現在惱著我，我這個樣子偏要到瀟湘館去將養，看她怎麼樣。」就吩咐焙茗：「到了家，換了竹椅，一直抬到瀟湘館去。」焙茗眾人也氣也笑，不知寶玉回去，黛玉留也不留，且聽下回分解。